

秦
通
金
銀

一
金
銀

讀通鑑論卷六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後漢更始

爲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爲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卬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驚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終恃諸將而無與捍赤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礎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

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
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
而與之則今日之輸忱且爲他日黨賊之地苟或所以退
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
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閒不容髮之
頃一往之志義未審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爲名
所動也慎之哉

力均則度義義均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
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
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

無亦姑聽之而待其自弊如其不弊則天且授之人且歸
之而惡能與爭如其弊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
外遵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
三齊之反以屈項羽而羽終屈伯升不知出此姦姦然與
張卬朱鮪爭夫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
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軾且捭腕而思害焉況
他人乎

王莽旣誅更始定都雒陽赤眉帥樊崇將渠帥二十餘人
大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
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誅

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憂而相慶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躇以審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畱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永靖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搜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斂精專氣以求成者之非難而大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責而艱難萃於

一人之身此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爲者立不拔之基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君臣惡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憂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憂而降之之憂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無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因天乘時而順俟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於樊崇之入見也

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

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
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戴之以
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帝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
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
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弱又豈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
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
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
光武兄弟之志也張卬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
始而君之受其鈇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
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

義同興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爲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不忠之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

更始不足以有爲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慙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

赤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間

力子都後漢書任光傳作刁子

都通鑑注云姓譜力黃帝佐力牧漢有力子都今從之

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

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東方也而遽避勞趨逸欲難

關以自固則天下深見其不可恃而競扼其虛顧欲長保
故宮之富貴以自封殖是猶狐兔倚窟以安而韓盧騰蹕
於外甫一出而必不免於獲也王莽誅關中無事隗囂委
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
安集之爲雒陽之根本而都雒以彈壓山東光武卽解體
於河北其能遽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邪赤眉已降
之餘不能馳騁任志如踐無人之境必矣蓋更始所任爲
大臣者類皆羣盜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
之舊業以爲廓清其錚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
不勝盈廷譎訛之論則塞顛當之戶耽燕雀之嬉固其宜

也光武得士於崛起之中而任之既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盧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靖東方之寇皆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

匈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東漢之初因盧芳而大爲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於關中赤眉橫行於曹濮蕭王異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順已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爲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

知仁義勢而已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
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
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竇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光武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王邑王尋之
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
散歸諸城光武決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撓傾覆隨
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羣劣則固慨慷以爭
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
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糜爛乎嗚

呼此大有爲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衆且
壓其項背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
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餒其氣則
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僅然也藉令敵兵
不卽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之王邑無謀嚴尤不
決兵雖眾而無紀外盛而中枵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驕
懈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
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興
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綽有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
邪而尤不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

漢室之興廢則尋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
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強苟無其存其
亡一笑而聽諸時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
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將之情也以偶然億中之一策懷
憤而求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
大死生之故興廢之幾非曠然超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
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慎謀於未舉事之前
坦然忘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之以勇
勇者非氣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
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爲者之過人遠也尤在

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大有爲者之初起不欲躬爲戎首抑必藉人以興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隨於行隊之間則得失興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宋義之所以死於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軼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河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置

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
自困於無術三齊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翱翔桀
驁以需時王郎蠡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
終無以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於
高歡況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爲忠謀者愚
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豪傑定四海之道而操
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
但論功行賞按罪制刑於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
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

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
之退爲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
欲復干天命不得不誅旣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
其袞鉞而無所委曲於操縱以爲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
知此故以權術測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
遣杜威納降威爲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
劉恭爲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
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
而爲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
姑貰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

子者愚而爲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志而聽命於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爲之子也爲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之而姑許之謂可以輯羣雄之心使劉永之儔相仍而革面獨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興而天下相長以僞故終唐之世藩鎮倏叛倏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僞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